

當廣播文學成絕響

提到文學，一般人會想到發表、評論、出版，很靜態、很個人，也很小圈子。

其實文學演繹遠不止於多讀多寫，更可以有聲音有畫面，近年在兩岸三地掀起話題的文學電影《他們在島嶼寫作》，便是文學傳播的最佳示範。假若沒有畫面只有聲音，又是否可行？

在互聯網尚未普及、影像未泛濫的年代，文學透過大氣電波，以廣播的方式傳輸至家家戶戶。年紀大的朋友，或許都聽過當年播音奇才李我的「天空小說」，這個因廣播節目而衍生的作品，在李我憑空構想、集集播出後，更將內容集結成書、印刷出版，成為風靡一時的經典之作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上世紀四五十年代，因社會條件所限，聽收音機是惟能夠即時接收資訊的途徑。當時電台冒起，唯競爭激烈，李我憑獨特的聲線突圍而出，之後其廣播劇「天空小說」面世，李我一人分飾幾角，繪聲繪影地演繹故事，為大眾沉寂的生活帶來一點娛樂。

廣播文學

「天空小說」因時代而生，李我的廣播天賦不僅成就了一個節目，更賦予其創造力及生命力，讓它成為一部口耳相傳的文學作品。「天空小說」為直播節目，沒有劇本，僅有粗略的大綱，李我隨意創作，一時講戰亂散離，一時講禮教倫理，一時又講社會舊俗，題材多元。據知，「天空小說」1946年率先在廣州開播，1949年李我加入麗的呼聲，節目繼續播下去，而在1950至1951年間，改編自李我作品的電影便有十幾部，包括《黑天堂》、《鬼屋》、《梁冷艷》等。

六十年代初，「天空小說」題材更觸及太空元素，李我像說書人般滔滔不絕地講古，聽眾準時收聽，節目受歡迎到甚至有聽眾信以為真，去信電台查詢。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高級講師、跨媒體創作人吳美筠出席「香港文學動起來—香港文學與電台傳播」時提到這段廣播歷史，並指「天空小說」其實是即興的劇本創作，內容粗疏，但有其文學性。當年的即興創作，並不只限於廣播，更延伸至其他媒體。

李我的成名作《慾慾》（又名《蕭月白》），講富家子蕭月白在父親死後被長兄驅逐出門，在外飽嘗人情冷暖，本性善良的他後來誤入歧途，賺取不義之財致富，但天網恢恢，最終難逃罪劫。節目出街不久，新聲劇團便將之改編成粵劇，由任劍輝、白雪仙等粵劇名伶主演，非常賣座。此後，此劇不時被搬上舞台，堪稱經典。

由李我衍生的廣播風潮，其後演變為有策劃、具規模的廣播劇，開始廣邀藝員參與廣播，劇本有原創有改編，嚴沁、倪匡、金庸等人的作品，都一一被改編成廣播劇。

吳美筠說，隨著時代發展，像李我這類廣播文學愈來愈少，慢慢趨向文學廣播為主。

文學廣播

廣播文學帶有創作成分，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衍生出來的文學類型，而文學廣播則單純得多，文學廣播以點評、導賞、朗讀、訪談為主，目的在於推廣文學。較為有歷史的節目要數九十年代由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的《開卷樂》，這不是純文學節目，有時介紹新書出版、有時是作家訪談，有時會因應特定活動，如香港書展、香港書獎等，展開話題。

此外，由黎海華主持的長壽節目《文學花



園》則以朗讀文本為主，而由黃念欣、李秋婷主持的《遇見文學》則文學性較強，以介紹華文作家為主。

除了嚴肅的讀書節目外，港台亦製作《有聲好書》，同樣以朗讀作品為主，但不同於黎海華的《文學花園》，此節目邀請藝員如陳國邦、謝月美等聲演，他們會以口語朗讀。

值得一提的是由詩人、作家廖偉棠主持的新詩節目《和你說說詩》。文學節目已經夠邊緣，講到詩歌，則更令人避之則吉，但廖偉棠的節目反而口碑不俗，接受度頗高。最初廖偉棠是去《開卷樂》做嘉賓，談談新詩，當時主持人鄭曉暉一聽，發現他講得簡單易明，便邀他開新節目。本身只做一年的《和你說說詩》，因為聽眾反應好，便再做多一年，廖偉棠亦從本地詩人講到台灣、內地詩歌，至今已介紹了六十個詩人。「節目有幾個方向，一是介紹一些不被關注、但我覺得重要的詩人，二是被時代淹沒的詩人，三是與香港有關的詩人，四是年輕詩人。」廖偉棠笑言自己也很驚訝，「原來香港竟然有這麼多詩人。」更令人吃驚的是，香港對詩有興趣的人也出乎意料地多。

時代變遷

廣播節目隨着社會變遷一直變化，今時今日，難以再現昔日的廣播文學風光，但在電視、網絡的「蠶食」下，恐怕連文學廣播也難以生存。文化評論人小西便說，「天空小說」帶有說書、講古佬的傳統，聽眾喜歡追與當時的副刊文化無關係。以前副刊文化當道，作家喜歡在報紙副刊發表長篇文章、新作，西西的《我城》、也斯的《剪紙》亦是先在副刊發表，再結集成書。在副刊文化潛移默化下，大家喜愛閱讀、鍾意睇字，自然也樂於收聽廣播文學這類以文學作為主體的節目。

隨後在經歷報紙減價戰、報章數量大幅減少、網絡平台的出現後，電台在大眾媒體所佔的位置愈來愈小，尤其踏入視覺主導的年代，電台的影響力不復以往，要用聲音吸引聽眾，難上加難。「我們很難期待有聽眾定時守候收聽節目。」廖偉棠言語間帶着一絲唏噓。



SHOWSTOPPER! 即興創作音樂劇

舞台演出一向要綵排，道行再高深的演員都要讀劇本、要練習，真係要玩即興，只能去看脫口秀或棟篤笑。實際上，以上兩類也不算是即興演出，表演者手中有稿，也要綵排，只是興之所至，間中加入即興元素。

在香港看即興演出並不容易，因為此類演出要求表演者夠靈活反應夠快，試想想，如果跟不上節奏，便顯得不倫不類。

若想觀看「另類」演出，不妨鎖定五月六至十日於香港演藝學院上演的《SHOWSTOPPER! The Improvised Musical》。這是一個沒有固定劇本的即興創作音樂劇，每次觀看，都有不一樣的內容及演繹，驚喜十足，絕不冷場。

此劇源於倫敦的一個演員工作坊，2008年於愛丁堡藝穗節率先曝光，後來主創人員移師至倫敦King's Head Theatre繼續演出，如今則以The Drill Hall為基地。由於音樂劇強調演員與觀眾之間的互動，在每場表演開始前，演員會即場收集觀眾的建議，並將之轉化為劇本，因而每次演出都考驗演員的表演功力。

團隊本身亦極為幽默，他們將故事設置為：毫無頭緒的編劇被經理人逼迫，無計可施之下惟有倚賴觀眾協助，把劇本完成。所以觀眾的角色與以往不一樣，除了以旁觀者的身份欣賞演出外，今次亦一嘗「編劇」的滋味，絕對好玩。

而演員們的「消化」能力亦十分驚人，他們不會交「頹貨」，不論是甚麼要求，都能在其混合喜劇、音樂劇及即興演繹中，找到趣味。英國《星期日郵報》評論這是「一個爆炸性的演出，會令你驚奇得下巴直掉，笑到肚痛。」

文：笑笑

WYNG 大師攝影獎 入圍作品有得睇

一年一度的WYNG大師攝影獎得主早前揭曉了，由現居於北京及巴塞隆納的西班牙攝影師Albert Bonsfills奪得大獎，並獲得獎金二十五萬港元。

WYNG大師攝影獎於2012年首次舉行，每年均針對社會當下的熱門議題，設定主題，如第一屆的「貧富懸殊」、第二屆的「空氣」及今屆的「廢／棄」，參賽者提交之作品需緊扣主題。由於香港甚少具規模的攝影獎，WYNG甫出現，即吸引不少海內外藝術家參加。此外，因應比賽，主辦方每年亦就相關主題，邀來各界人士舉辦工作坊、論壇等，深入討論。

今屆攝影獎競爭激烈，入圍攝影師包括歐鳳愛、Albert Bonsfills、又一山人、夏志明、林愷倩、Mandy Barker、鄧鉅榮，其中Albert Bonsfills與Mandy Barker的名字，相信好多人都不知道。其實兩位都大有來頭，年紀輕輕的Albert Bonsfills擅長紀實攝影，以影像為工具，反映社會，爭取人權。他的作品曾獲Premio Internazionale ON THE MOVE及Renaissance Prize，亦入圍多個獎項及藝術節，於印度、美國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、俄羅斯、法國及英國出版及展出。2011年，他獲資助，開始其中東東部的攝影項目。

Albert今次的獲獎作品名為「E- LIFE」，以中國東南部小鎮貴嶼的電子垃圾為切入點，反映貴嶼的污染問題。貴嶼只是一個二十萬人口的小地方，但因外國公司通過香港的港口，持續向該地輸入電子廢物，改變了小鎮的生態。據知，小鎮大部分居民都從事分拆電子產品工作，而這些「拆卸工場」通常都位於他們家中的地下室。Albert更發現，大部分電子產品都是中國製造，輸出西方後又再回到中國等待分拆，即使明知對環境及健康有嚴重影響，居民仍在毫無防護及通風裝置的情況下，抽取鉛、金及銅加以處理，再送回製成銅線、印刷電路板及電池。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如電腦晶片、電容器及螺絲流向黑市，黑社會則通過操縱交易，剝削社會貧窮的一群，環環相扣，受害者永無寧日。

Albert以鏡頭記錄了貴嶼電子工廠的點滴，透過其作品，可對這個幾近「淪亡」的小鎮及電子污染問題有直接的了解。

至於Mandy Barker，雖然未能得獎，但早已「威名遠播」。她是著名的海洋攝影師，贏過不少獎項。而她的海洋作品，也「觸目驚心」，事關她鏡頭下的海洋並非大家想像中的生機勃發，由大量海洋污染物構成的圖像非常嚇人，叫人不得不正視污染問題。今次的入圍作品則以堆填區廢物出發，來自製造業、零售業、家居及醫療的廢料，與農業、航運業及漁業留下的廢物並置，構成一張張富美感的圖片。

為了讓公眾了解廢棄問題，主辦方舉辦「莫須有」作品展，即日起至4月29日在大會堂底座展覽廳展出，大家可以一睹七位入圍攝影師的作品。

文：笑笑



■ Albert 作品「E- LIFE」。



■作家廖偉棠（左二）、文化評論人小西（左三）、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高級講師吳美筠等人出席講座。 伍麗微 攝

走東走西

文：余綺平

蔣彝筆下的英國

中國著名畫家、詩人、作家、書法家蔣彝，八十年前遊歷英國湖區（Lake District）後，寫下《啞行者：湖濱畫記》（The Silent Traveller: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）而一舉成名。最近湖區一酒店舉辦蔣彝作品展覽，悉數展出畫記中蔣彝自己所創作的插圖和詩作。展期至今年十月底。

蔣彝一九零三年出生於江西省廬山腳下，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，一九三三年赴英遊學。一九三六年夏天來到湖區，旖旎的風光令他想起家鄉的山水。「早起竭湖山，含笑如親故。」他對滿山的羊群很感興趣，他說：「這是我所發現的英格蘭和我的祖國之間，最令我吃驚的差異之一。因為我在中國中部地帶的山區成長，很少看到羊群。」

蔣彝以中國的畫筆、油墨和調色，以及故鄉傳統的畫風，展現英倫之美。

上世紀三十年代，大部分英國人對中國藝術仍很陌生，蔣彝的《啞》書出版，被搶購一空。他所著的另一本書《中國眼光：詮釋中國繪畫》，令英人開始關注中國文化藝術。他參與BBC節目製作，擔

任講師和評論家，介紹中國文化。此外，他亦反思中國文化歷史和傳統。當年，他是第一批以英語寫書的中國作家之一。

蔣彝成為中國文化的國際使者，又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會員。

英國湖區的山水風光聞名於世，還有古堡、歷史名宅、風景如畫的森林和古樸的村莊。在蔣彝筆下，「四季常春，美麗又祥和」的英國湖區，與傳統的西方畫風完全不同。

原來，中國畫沒有西方的寫生模式。蔣彝說：「我們中國藝術家是在腦海中描畫自然，而不是在自然中寫生。」蔣彝的解釋，令西方的藝術家茅塞頓開。他們開始認真研究中國畫家——利用毛筆，經過想像出來的風景畫。

蔣彝經常強調，「希望從一個思鄉的東方人角度，來描繪英倫風光。」一九三六年蔣彝在倫敦舉



■蔣彝作品

辦個人畫展，一九三八年開始撰寫有關中國書法的著作。

二零一二年倫敦V & A博物館曾經展出蔣彝生前的名著，當時的助理館長Anna Wu指出，《啞》書出版不久遇上戰爭，「在陰雲密布的二次大戰，和接着而來的經濟大蕭條期間，蔣彝的作品成為人們心靈休憩的避難所。」評論家也認為，蔣彝獨特的筆觸，為英國的景觀賦予新生命。

蔣彝寫了一系列的《啞行者》叢書。除了湖區，他還遊歷蘇格蘭愛丁堡和約克郡。這些名勝古蹟，蔣彝一一寫書出版。

一九五五年蔣彝離英赴美，出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語文教授。闊別祖國四十二年，蔣彝於一九七五年首次回國。兩年後再次返國時病倒不治，長眠故鄉廬山下。他在《啞行者：湖濱畫記》的結語寫道：「歸去訂重遊……」重遊湖區，了無期。